



张斌贤 主编 於 荣 著

冷战中的 美国大学学术研究

大学的学术研究必须着眼于国家利益、为国家利益服务，才能得到更多的政府资助和更快的发展。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政府在学术自由与学术为国家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Academic Research of Americ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Cold War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斌贤 主编 於 荣 著

冷战中的 美国大学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OF AMERIC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COLD WAR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 /於荣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
(京师高等教育论丛)
ISBN 978-7-303-09212-3

I . 冷… II . 於… III . 高等学校－学术工作－美国－现代 IV .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255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责任编辑: 郭兴举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李 菁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序

这套“京师高等教育论丛”包括8部有关欧美大学发展的专题研究著作，它们是：

和震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美国大学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李子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术自由在美国的变迁与发展》

黄宇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

王晨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保守主义的大学理想》

杨克瑞博士（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美国联邦政府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

於荣博士（巢湖学院教育系）的《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

王璞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文化战争中的美国大学》

周丽华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

这套丛书是我们7年来致力于西方大学史探索的成果之一。它和我们团队在过去7年间先后发表的数十篇论文、二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版的“大学”书系第一辑《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第二辑《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即将出版的译著《欧洲大学史》（第一、二卷）和“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6种）

一起，反映了过去几年间我们在相关研究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及其结果。

2001年，当我们确定把“西方大学史”作为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的主攻方向时，最初的计划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编写一套3卷本的《西方大学通史》。随着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进行，我们逐渐认识到，由于国内原有研究基础的薄弱和史料的严重缺乏，同时也由于研究对象的异常复杂性（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根据我们的检索，迄今为止，在欧美学术界尚未有一部完整的“西方大学史”或“欧美大学史”），因此，在开始阶段，我们只能从专题研究出发，通过一些年的积累，才有可能在非常扎实的基础上开展通史的研究。否则，即使完成一部通史的编写，也将是非常肤浅的。

2002年年底，经过深入讨论，我们重新调整了研究的思路和策略，通过检索文献，梳理西方大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问题，确定可能成立的研究专题，并根据团队成员的专长和兴趣明确分工。从2003年以来，先后确定的研究主题包括：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知识与大学、大学的理想、大学与社会流动、冷战与大学学术研究、文化战争与美国大学、大学的起源、学术职业的起源与变迁、物理学与大学、大学与财政、越南战争与美国大学，等等。其中，关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知识与大学、大学理想、大学与社会流动、冷战与大学学术研究、文化战争与美国大学等专题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其他专题的研究也将于近年内陆续完成。

在近年来草就的一些文字中，我已经就为什么要把“西方大学史”作为一个专门学术研究领域的原因做了说明。简单地说，这既是出于学术研究的要求，更是由于现实的需要。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大学史的研究具有如此直接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从京师大学堂建立至今，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近一百多年来，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大学机构的性质及其角色、功能的片面的、不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有关大学教育发展的宏观或微观决策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大学性质认识的局限性，反映了我们对大学发展逻辑认识的片面性。“如果没有对大学的发展和悠久传统的深入认

识，是不可能获得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的方法的。”①

在我国大学教育面临新的调整和发展机遇期，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和探索大学的本质和大学发展的特征。这是因为，在某种角度上，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机构的基本性质就在于它是一种历史的存在。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首先是因为大学是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术机构。众所周知，现代大学的共同渊源是以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迄今为止，大学已经走过了 800 多年的风雨历程。在世界现存的各种机构中，除了教会和西欧一些国家的自治城市，很少有像大学那样具有如此悠久和不间断的发展历史。

大学不仅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常新的。尽管教会等社会机构的历史比大学更为悠久，但唯有大学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不断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中世纪，大学依靠教皇、国王所赐予的各项特权而维持自身的生存、扩大自身的影响；到西欧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大学则从桀骜的“国王的大公主”成为“国王的掌中之物”②。从 20 世纪开始，由于知识和科学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以及大学自身不断从知识的仓库成为知识创造的核心，大学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并且保持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在世界现存的所有机构中，除了大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经历了如此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过程。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是因为大学是不断变化的。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历久弥新，其根源就在于，在其存在的 800 多年间，大学始终具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强大动力。在本质上，现代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历史。尽管在历史上，大学经常是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进行改革和变化的，但就总体而言，大学始终表现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条件下

① Ridder-Symoens H De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Vol. I) : Univers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

② 雅克·勒戈夫.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M]. 张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30, 132.

不断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神奇力量。自中世纪以来，从作为学者行会的中世纪大学，到作为精神修道院的古典大学，到“超越象牙塔”之后、承担诸多职能的现代大学，无论从形式到规模，大学的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是因为大学的变迁往往是渐进的。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并不缺乏急风暴雨般的大学剧变的场景（例如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但历史证明，成功的大学变革却总是那些风平浪静的渐进式改革。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的改革、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改革、博克在哈佛大学推行的核心课程等大学史上常为人称道的经典事例，都是在“风和日丽”下如行云流水般平和地进行的。而这种变革的渐进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学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和自我调节的力量。

众所周知，大学在其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之后，就一直处于不同社会势力和力量的作用之下，最初是教会、皇帝、国王和城市的交互影响，之后是政府、市场和科学的相互作用。社会越发展，大学所受到的外在影响越复杂。正是在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变化过程中，大学逐渐形成了应对外在影响和做出反映的复杂机制，大学的机体也由此日益复杂和成熟。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大学对社会影响的反映，但同时也保证了大学有机体的生存。如果大学机构对每一种社会影响都做出整体的剧烈反映，大学或许早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易言之，大学的发展和成熟在于，面对社会的影响，它总是以适合自己价值和使命的特有方式，通过自身非常健全的机制而做出反映的。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变化虽然并不总是革命性的，但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环境的巨大适应性。

之所以说大学是历史的存在，还因为大学的本性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现在，我们似乎都能清楚地在理论上表达我们对大学本质、功能、价值、理想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但我们很少清醒地意识到，当我们做出这些表达时，我们所针对的是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抽象意义上的大学。无论当我们讨论大学的功能、大学的使命，还是思考大学的理想，以及诸如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等有关大学教育的基本问题时，如果我们的概念框架只

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大学，必然会无的放矢。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曾广泛地讨论高等教育的职能（或功能）问题，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事务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区别只在于这三者的相互关系。论者们大多忘记了一点，即这三大职能之间并不是平行的静态关系，而是垂直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发展过程，因此，没有一所大学能同时、同等地承担这三大功能，除非是抽象中存在的大学。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同样的事例也广泛地存在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政策理论中。而缺乏对大学历史的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为这种种现象提供了土壤。

张斌贤

2008 年 5 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目 录

CONTENTS

导 言	1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1
二、概念的界定	8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hr/>	
第一章 “走向战争”的美国大学	
学术研究	16
第一节 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原则的确立	16
一、学术研究的职业化	17
二、《莫里尔法案》与“一般福利”原则的确立	25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大学科学研究	31
一、走向战争的科学与大学	33
二、人文社会科学在战争中的作用	41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大学科学研究	44
一、为战争而组织研究	44
二、二战期间大学科学的研究状况	49
第四节 冷战局势的形成	54

一、冷战的性质	54
二、冷战的内容	56
三、冷战的两个阶段	59

第二章 冷战中的美国大学自然

科学研究	64
第一节 战后联邦科学政策的形成	64
一、争霸全球计划	65
二、美国科学政策之父：万尼瓦尔·布什	67
三、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科学	71
四、冷战与多元性联邦科学政策制度的形成	75
第二节 防务机构与大学科学的研究发展	84
一、海军研究办公室的黄金年代	85
二、冷战的全面爆发与美国军事能力重建	88
三、苏联人造卫星与科学	91
四、国防研究的危机	97
第三节 冷战与美国大学自然科学 研究的发展	100
一、冷战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电子学研究	101
二、冷战与斯坦福大学的材料科学研究	112

第三章 冷战中的美国大学社会

科学研究	120
第一节 联邦政府的社会科学政策与 社会科学发展	120
一、联邦政府的社会科学政策	121

二、社会科学的从属地位与社会科学 家的对策	125
三、冷战前期的美国社会科学	132
第二节 冷战与现代化研究	137
一、现代化理论的经济学流派	139
二、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流派	143
三、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流派	148
第三节 冷战与地区研究	152
一、地区研究的兴起	153
二、地区研究与情报机构	157
三、哥伦比亚大学的地区研究	161
第四节 “卡米诺”工程与行为科学	165
一、“卡米诺”工程的起源	168
二、“卡米诺”工程的曝光及其后果	172
三、“卡米诺”工程与“认识论革命”	177

第四章 冷战中的美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	181
第一节 联邦政府的人文科学政策	181
一、“思想观念”的战争	182
二、冷战与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成立	185
三、冷战早期的私人基金会与人文科学 研究	193
第二节 冷战与历史学研究	198
一、政治科学—历史学家	199
二、作为地区研究专家的历史学家	205
三、历史学家的“双重思维”	209
第三节 冷战与宗教研究	213
一、宗教与反共主义冷战	213

二、宗教研究的发展	218
三、保护“西方文明”与宗教研究的重新确立	222
<hr/>	
结语	228
一、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冷战前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	228
二、大学与联邦政府合作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特征	232
三、国家利益是决定政府在自由与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235
四、冷战前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发展历程的启示	237
<hr/>	
参考文献	242
<hr/>	
后记	253

导言

一、研究对象与意义

“二战”后爆发的冷战是美苏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与冲突。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动员了包括大学的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国家力量对苏联进行遏制。在冷战中，美国联邦政府是如何动员大学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的冷战目标对大学学术研究的性质、研究方向和内容产生了哪些影响？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为美国冷战目标服务中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书以冷战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为实现冷战目标，对大学的学术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施加的影响，及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为美国冷战目标服务中取得的新进展，以揭示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冷战是影响 20 世纪世界历史发展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冷战是美国为了维护其在战后的世界霸主地位，对苏联进行遏制和苏联对美国推行的敌视政策进行斗争而形成的长达几十年的对抗局面。冷战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战后时期美国大学史，我们不能不关注冷战因素对

大学发展的影响。探讨冷战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冷战前期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阶段，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在这一阶段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本书主要研究冷战前期即 1945 年至 1970 年间冷战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时间确定在这一范围，是因为 1945 年至 1970 年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期。从冷战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二战”结束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从杜鲁门总统到约翰逊总统的历届政府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是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其中以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20 多年中，美国领导人集中全力在全球增进国家安全，他们依赖于全球遏制和威慑战略，试图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同时，在意识形态上，整个美国社会和政府对反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在认识上日趋一致。这与从 70 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美国对外政策的多变和不连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① 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1945 年至 1970 年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在很多国家，明显的是一个黄金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历史上的大学最辉煌的时期。”^② 美国高等教育家理查德·福瑞兰德（Richard Freeland）认为：“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期发展和变化的整个模式包含了一个真正的大学的黄金时代。高等教育的声望急剧上升。经费涌向了大学，公共资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机构和商业领导向教授们索求他们的专业知识。州立法机关像国会一样拨付大额巨款用于资助高等教育扩张。”^③

^① [美] 杰里尔·罗赛蒂. 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 周启朋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358.

^② [美] 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王承绪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76.

^③ Freeland Richard M. *Academy's Golden Age: Universities in Massachusetts, 1945—1970*.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7.

显然，冷战与美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在冷战中，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军方）与大学之间形成了新的互惠合作关系。冷战直接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促使美国政府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史无前例的资助，从而对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以及研究的性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为美国冷战目标服务中，使得一些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得到发展。通过研究这一阶段冷战对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影响，可以深化我们对美国大学的“黄金时代”的认识。

其次，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美国高等教育家约翰·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持认识论观点的人倾向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强调高深学问要忠实于真理，而真理的标准在于它的客观性。因此学术研究必须遵循客观性原则，力求不受价值的影响。而持政治论哲学观点的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现在理解和解决社会的复杂问题需要极深奥的知识，高等学府是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因此，学术研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服务。

布鲁贝克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根据主要是政治性的。学院和大学继承了殖民地时期欧洲的传统，它们被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随着像德国大学一样重视研究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根据。大学相当重视纯粹研究，以至于看起来像完全脱离了校外的时事一样，因此许多人把大学称为“象牙塔”。到19世纪末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在美国的大学里并存。由于受不断加速的工业革命的影响，政治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并驾齐驱，甚至压倒了认识论哲学。20世纪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大学实际提供服务的问题。

人们越来越经常地把大学比喻为“服务站”。^① 政治论哲学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基础。^②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是象牙塔的说法过时了。^③

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走出了象牙塔，绝对纯粹的或价值中立的研究只是一种幻想。美国大学走上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道路，除了所有其他力量之外，来自联邦政府为了使大学适应国家需要的推动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④ 美国在“二战”后的国家需要主要是什么呢？显然，赢得战后爆发的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国家需要。“二战”结束后随即爆发的冷战使全球政治形成两极对立格局。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一个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宣传等各个领域的竞争。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较，冷战更是一场“总体战”。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所无可比拟的。为了赢得冷战，美国动员了包括大学及其学术研究的一切国家力量。大学及其学术研究成为冷战的重要武器，是维护和实现美国冷战目标的重要工具。

回顾起来，美国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寻求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由来已久，但十分明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除了受到严格限制的农业和军事训练领域之外，联邦政府并没有持续地介入到高等学校。^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学及其学术研究在战争中的作用，不仅为科学家赢得了牢固的社会地位和崇高的声誉，而且还改变了社会和政府对科学的态度。美国联邦政府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最完整的权威，在冷

^① [美]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4 – 17.

^② [美]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51.

^③ [美]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徐小渊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

^④ [美] 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 陈学飞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33.

^⑤ [美] 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 陈学飞等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37.

战中继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处理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模式，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美国出现了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这一新现象，学术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空前提高。

为了使大学适应维护美国冷战国家利益的需要，联邦政府先后制定了包括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的国家科学政策，并通过成立相应的联邦资助科学的研究的机构加大对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影响。联邦政府（主要是军方、情报和宣传等机构）通过与大学签订研究合同和建立由大学进行管理的联邦研究中心等方式为大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庞大的经费。联邦政府对大学的学术研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当然，根据冷战中的国家利益需要，联邦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资助是区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与国家安全关系最密切的科学的研究（包括技术开发）最受重视，得到的联邦经费也最多。因此，“在大学所具有的各项职能中，联邦的资助主要集中在科学的研究方面，以及资助培训那些与国家利害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很明显，大学科学的研究的形式与性质深受联邦政府资金的影响”^①。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中立在大学服务美国冷战国家利益中显然受到了限制。

不仅如此，大学的科学家或学者在服务国家利益中还获得了制度上的权力。他们充当政府机构的顾问，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为美国冷战政策进行价值辩护和舆论宣传。他们已由科学家或学者的单一角色转变为科学家兼政治家（scientist—politician）或政治—科学家（political—scientist）的双重角色。虽然这些科学家或学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和发言权，但他们的研究结果或者成为政府用于战场上的杀人武器，或者成为政府控制和影响他国发展的理论，以及成为政府对国内民众进行宣扬西方文明价值和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科学家或学者为了追求知识本身的目的而研究成为了神话。

冷战对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这种影响也引发了人们对

^① [美] 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 陈学飞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 38, 37.